陽明先生年譜下卷

門人錢德洪編次
後學羅洪先考訂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

四月祔葬徐山 稽山書院建尊經閣先生記略曰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

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
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
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
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
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
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山陰
重修縣學先生記略曰夫聖人之學心學
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
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
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
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
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
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咨口腹之饕焉
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
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
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聖

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
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
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
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
求源者則又閔然指爲禪學而群訾之嗚
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
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
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裁
成輔相成巳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
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
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
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
未吾心於其中則亦巳矣而亦豈必屑屑
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
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陷於
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
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
蓋聖人之學無人巳無內外一天地萬物

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以謂之禪乎哉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

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下報尚書席書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欲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先生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書龍泉寺中天閣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口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奬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務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地族敗群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會日每月以朔望初八二十三爲期○答顧東橋璘書

有日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

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夫析心與理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

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又曰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惟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致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

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若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義乎知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正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之旨雖同而微有分辯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而截目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舊見以爲道未相照合不爲過矣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其略曰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教養

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夫者以小遺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夫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

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已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操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伯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敝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術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煦天昏人苟一時之得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以名數既見久迺圖爭切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諠譁跳浪騁奇鬬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盻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

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問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强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見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化也理餞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樂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

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學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以其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煩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夫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

豪傑之士無所待而
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
光相橋之西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
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扁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正月守益請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
書贊之曰禮要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
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
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
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
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
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
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
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

陽明先生年譜　卷

改以從俗者今皆酌爲之於人情甚協
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
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
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
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
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
難曉遂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
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
○徐愛錄祠堂位祔之制或問文公家禮
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六而東於心切
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
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
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大祖東向之尊是
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
而又無大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
所未安曰然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
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

心爲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巳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曾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禮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代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而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上大家有曾伯

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恩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遽爲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兄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答友人問學有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別諸生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日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慇

懃莫媿
別離筵

四月大吉入覲被黜致書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復書略曰世之高抗逼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碍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霜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無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一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强而聲音笑貌以爲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沉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無意乎○歐陽德初見于丁丑年年最少然已舉鄉試先生猶以小秀才呼之而欣欣荼命雖勞不怠嘗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

所講之學正在政務控揔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後嘗與書有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間工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常不行於其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德洪與王畿金舉南宮俱不廷對偕黃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不然滿街人到看你却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先生嘏鍊人每如此

八月是夏聶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

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云云先生答書曰讀來論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世之諂諂屑屑者知未足以及此乃區區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斷天下之信

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悅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乾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光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於

紛紛藉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儻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稍涌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深淵者呼號匍匐踝跣顛頓扶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幾乎而又況於斬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是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皇皇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斬人之信我知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

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金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已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植賛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衰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求矣循是以往若夬江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優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迺有未能恝然者輙復云爾○豹初見先生未納拜後在閩聞訃始爲位哭稱門生云

十二月庚申子正億生

正億初生先生年五十五矣初名正聰後避諱改鄉先達靜齋六有以詩賀先生次韻有云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篇長蓋是月十有七日○安福劉邦采等合同志爲惜陰會先生爲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乎離群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

之良知其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
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
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
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
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
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
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
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
雞鳴而起學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
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明年
適吉安宴同志書曰諸友始爲惜陰
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
喜承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
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
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
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
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有他岐之
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
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
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
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
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
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
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
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先生既沒鄒
守益以祭酒致政歸復與邦采劉文敏劉
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袞尹一仁等建復
古蓮山復真諸書院爲一邑四鄉分會合
五郡爲春秋二會于青原山三十年來四
方同志之會日
起惜陰倡之也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
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

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馳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是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相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它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疴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于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臥山林只好修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綾綾至此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于廣德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手標年月令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詞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以請先生日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如孔子刪詩三千之多若以其詞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之六經皆然若愛惜文詞便非孔子垂範後世心矣德洪日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學者攙入反失今日裁定之意先生許刻刪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

勅論功行賞遺目盧蘇王受搆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

朝議用侍郎張璁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剿議設流土孰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自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搆危疑幸得

天日開明進官封爵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尋遭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闋臥病迄今六年于茲矣尚未能一覲

天顏稽首

闕下耿耿熱中今奉

有

成命總制四省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等勘處夷情機宜臣伏自念君命之召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患痰疾增劇若冒病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

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于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刼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鎮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爲國遠圖所以激勵鎮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殆不及鎮況是役必嘗熟慮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之所見或有異同鎮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已擇主帥授以閫寄且當聽其所爲臣以爲思田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上俗如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而臣之迂疎多病誠宜哀其不逮病痊或可量置閒散使得自效其愚則 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金行而不悖矣

疏入 詔鎮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嘱曰仁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扇惑子弟鼓動以益我子弟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爲學宗旨

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如

何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人與物應感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更無功夫可用矣

畿曰明日先生啓行今晚可同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德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畿論辨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証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即是太虛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須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物我內外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以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一個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用先生言止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要更我四句宗旨此四句宗旨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過幾番今較來較去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懼惟不着實只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

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畿
俱有省

甲午渡錢塘先生遊吳山月巖巖灘皆有詩過釣臺日憶昔過釣臺驅馳正
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
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
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
尚乃如此蒼蒼同胞至人匪爲已過門
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累哉末
難矣○蹶日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
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
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
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
耳嘉靖丁亥九月廿二日書時從行進士
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
四人

丙申至衢西安爾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
中并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
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
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
門期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
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
深竹逕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
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
止祠環海樓大極雲泉三亭及塑像皆當
道慕公爲之者

戊戌過常山過山詩日長生徒有慕苦乏大
藥資名山遍採歷悠悠髮生絲
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
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
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
增疑紛然諸老翁自縛困多岐乾坤由我
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仕賢桂軏等請見先生俱謝

以兵事未暇許問途相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鹿洞打坐歸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點頭曰近之矣且曰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受言有悟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燃香擁聚塡街塞巷至不能行先生乃趨都司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逮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首章於明倫堂諸生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上得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止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聽講沛然無疑同門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力人方能降我爾

輩安知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劉瓊治等偕舊游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簡易真切愈簡易真切愈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寄德洪畿書曰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董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何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

縱有一二懶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耶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千萬心亮

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尚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然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徼發怨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刼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之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亦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自餘萬衆固皆無罪之人也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兵連禍結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今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

誘之貪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爲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一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剿曾無休息憂勞征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可識矣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此於民死且爲之一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阯其間深山絕谷徑僻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矣下尚書王時中持之甚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當路知已與楊少師二清書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已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已地也某本書生不諳軍旅往歲江西之役實倖偶成憂病之餘惟與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冀有少補勿枉此生聖天子方用賢圖治明公薦賢爲國苟有寸長不以時出則亦無其所矣

廿日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產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大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大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大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受不世之知安可不思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適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矣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却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樸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蓍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用之不精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州

二月思田平先生疏略曰臣奉成命與巡按副使祝品林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紀會議思田之大略等參將李璋沈希儀等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喻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齮齕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夫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刻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朝廷既赦爾等之罪豈復齮齕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憤於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七萬一千濊濊道路踴躍懽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

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
諭以
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逃竄
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修復生理至於
諸路群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
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
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
政使林富前副總兵張祐督令復業地隅
平定是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
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
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
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
費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者也○先生爲文勒石曰嘉
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
復塡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下時
皇帝
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
伯王守仁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
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
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
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
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于郵傳舞干之化
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
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
莫不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

先是有
制王守仁暫令兼理
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疎
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憂
不勝其任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
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
得才力精强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
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前此
當事諸人雖才能相繼而治效未究者職
此之故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寧
藩之變嘗從臣起兵具見經略侍郎梁材
南贛副都御史汪鋐亦皆才能素著足堪

此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攻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住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切廩餼輿馬悉取辦于南寧府衛取給於軍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于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輯寧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參將特薦沈希儀并前副總兵張祐俾與富協心共事事竣別用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才皆可大用又以邊方缺官其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袞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得人實難其在尤甚蓋非得忠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亦未易以得其土亦不能以久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今求才於邊方而不可必得不得已就其見在而使之而卒無可器使者亦何惜乎斯土之民曰入于亂而禍日以深也哉是故相治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彥也疏上俱未果行○嶺南士人曰先生田州之兵未嘗不會田州南接交夷須有障蔽岑氏世有其地聚土而官之使自爲守彼力既分又可藩我故田州自用兵後迄今無變而謗不止豈君子所爲同知且謂任賢圖治遠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其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則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

爲衆人固
不識也乎

大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尚無受廛之民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着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增廩起貢

五月綏遠人

先生因左江道叅議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剿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巘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中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論之日始覩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剿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何也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讐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徭舉

兵征剿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緩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强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幾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亂宗及知縣等官親至巴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

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剿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

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其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獲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正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于近行十家牌諭誡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于暫時而不可施行于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議欲散撤雇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鵰剿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于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于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備追捕剿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其該州土目人等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調用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自惟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

多言而必務爲細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行之

六月大興南寧學校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仍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近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揚縣主簿李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致孜孜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特行櫃楚以警其惰本院四年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化之美其可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生員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倉穀陳生於學舍於

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家而又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爲無補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處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阯西接雲貴東北與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迴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流刼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公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剿八寨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

溱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剿斷藤峽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始與大盤張賜所各鎮巡知會三月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賊巢已掃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疏言富等呈稱斷藤峽諸賊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剿撫自後竊發無時近復乘間縱橫不可支持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後興師合剿一無所獲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力不能支亦從撫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比自思田起事兩廣煽動危不可言今幸朝廷威德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

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翁若
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敵
破而將卒莫測其用兩地進兵各不滿八
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共已踰三千之功蓋
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
大征三之二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
未有此舉也臣等伏念斷藤八寨諸賊實
爲兩廣渠魁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
卒無寧宇況兵部已嘗具疏請奉有成命
責在臣等欲再俟請　命恐誤機事難以
成功用是仰遵便宜相機行事隨具以聞
今據報捷蓋不出三月之內止因湖廣歸
師之便及用思田報効之衆卒以掃蕩賊
巢殄除民患此豈臣等智謀才略之所能
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
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
之斷震攝遠邇感動上下且
咸能推誠協贊惟是謀與人爲善故臣

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
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
振請將川命軍士效力以克致此雖未足
爲可稱之功實可爲任人行事之法矣乃
若宣慰彭明輔彭九霄等忠義奮發略無
悔怠即其一念報國之誠有不可泯至於
思田報效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
廷再生之恩共竭效死之報且力辭軍餉
以效勤誠爭先首敵遂破賊巢此皆臣所
親見者也留撫思田布政使林富已聞都
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必欲督兵破賊尤
人所難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洗希
儀僉事汪溱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翁
素都指揮謝珮高崇及各督哨指揮等官
馬文瑞王勳彭飛張恩等督劉縣丞林應
驄主簿季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知
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鑾史立誠舒栢
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知縣劉

喬縣丞蕭尚賢等蹈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炎毒暑雨瘴疫薰蒸經冒鋒鏑出入崎嶇固皆同效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宜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以旌其報國之義上日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賜之冠帶以勵其報效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無僥倖之望矣臣以迂疎繆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假以便宜自誓此生鞠躬盡瘁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其無覆敗以免羞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別具疏請告乞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之日○與勒政書曰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荼炭既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所謂兵政國之大事功賞宜爲後勸當以實言不宜自嫌矜伐者也○破斷藤峽才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遷賓玉石分須早柳慶雲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既往好將恩信撫遺黎平八寨見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師還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疏請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疏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邑乃有大小繁簡中土邊方流土官職之不同者蓋亦因其氣稟物類不齊是以順其情不遠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各得其所惟以亂民而已臣以迂庸繆當兵事假以便宜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官流官孰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是以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之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撫于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撫於從蠻夷之俗此皆苟避毀譽形迹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平平蕩蕩惟以亂民爲心乎臣即承制會總鎮大監張暘巡按御史石金等議設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諸禽獸麋鹿必欲制之郡縣而繩以漢法是群麋鹿於堂室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罔組繭凡席狂跳而駭躑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于田野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猜牙童牿之道終必奔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猜豕童牿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聯屬于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宇覊之人以時脩其墻墉禁其群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夾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宇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土夷之心未必盡得之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思田之境因

以詢諸其目長皆以爲善又詢諸其父老子弟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廝役下賤之徒則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redacted]行而無弊乃敢具述以請凡爲經略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讖謠而定人心設州治于府之西北立猛弟三子邦相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幷土目之爲患泉所服者世守之既而復破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爲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兵部本兵持之戶部請覆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干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士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恩叛矣吊岩賊出圍肇慶府與思田東西相應勢張甚若守仁乘大敗極敝即合四方兵力再用銀米數百萬能不定田州亦奇功也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是以嘆服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天德也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蓋廣西在萬山之叢士險水近諺有之曰廣西民三賊七蓋由土惡氣悍雖良民至亦化爲賊是故八寨賊

在洪武間不能平斷藤峽賊天順間都御史韓雍僅能平之迄今而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如柳慶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掠官軍亦屢征之惟八寨賊則國初至今未有輕議進兵者蓋山水凶惡進兵無路兵形稍露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人莫敵故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與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剿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渌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漸安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當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巢穴五十年生聚則賊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圖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專思田乃不剿思田則亦已矣遂剿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

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
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
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
於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
知思所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
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
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也雖無詔命先發
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　旨乎或
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
不先奉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古者帝
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付之侯伯而
已是豈堯舜湯武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與
圖既廣知力不及與其役一已耳目無益
於事孰若以天下才理天下事爲逸而有
功乎是故帝王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
之賢而任之矣則事之舉措一以付之而
責其功成若功效不乎乃制其罪可也今

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
足乎是故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
渠魁耳逋逃固未嘗殺也乘此時機建置
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安焉則積年之
賊皆可化爲良民失此機會徹兵而歸俟
奏得　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據險
以抗我師雖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
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
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
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是何也若俟其
奏報豈不敗事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計
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
處矣其以一有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可
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宸
濠反江西諸司俛首從賊惟守仁同御史
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奸臣張忠許
泰等欲攘其功乃揚諸人曰守仁初同賊
謀及公論難掩乃思起兵又曰宸濠金帛

俱守仁希儒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守仁之功不與辯甘而黜希儒源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寃矣夫國家論功有二有開國之臣焉有定亂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敗則虜雖勿崇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可忌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姦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嘆曰江西之功不自無以勸勵忠之臣廣西之功不自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慮也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輕重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而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預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築逋賊復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

聖明察焉當時朝議咸以八寨者之役故辭懇切若此提督侍郎林富覆議曰帝王御極慮周萬世之防以通變宜民爲本威振八蠻之俗以勸邇遠爲圖故事有不必更者亦有不容不更者守仁原議遷衛改府設縣鎮與土流兼設無非安邊闢國保治防危之計但當時身在行間事欲乘時中間有未暇致詳者今據僉謀詳覆固非苟爲異同其言特設流官知府似難比思田之例止宜降府爲州以岑邦相爲土知州及分設土巡檢司革鳳化縣而移南丹衛于三里仍屬南寧自餘悉如守仁議○嶺南士人曰先生田州斷藤峽八寨實爲偉功至今民受其福尚不之知但爲當時用事所忌故其言不盡行且公之力止可及

此北流斷藤不肯陞設府縣而思恩以流官知府分八寨爲八巡檢統之以分其勢亦羈縻策也今流官不隨俗爲治而又多索賄取傷蠻夷八巡檢又非知府可制遂各分爭土地專制生殺將來尾大不掉之患可勝言哉蓋上官以夷治夷爲夷所信且供億差役簡而不擾流官文法大多夷不堪命況有八巡檢耶此後來總督責也天不憖遺使至此極悲夫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恩田功也有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其功可嘉寫勅差行人齎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本年九月初八日該行人馮恩齎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與德洪畿書曰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敘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蘇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爲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常夢謁伏波廟有詩至是拜祠下宛如夢中謂茲行殆不偶因識二詩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郊慚無術掖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又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群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

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是月與豹書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助其工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大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滚滚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纔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躭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

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工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又與宇益書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世有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兢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立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廟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言念思一尋蒼蒼兼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童著形迹期無負初心○又甘泉居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

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
泉泉饑飡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
足○與德洪畿書曰書來見近日工夫之
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
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
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
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
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積
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
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
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
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
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
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
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
近聞頗加脩葺是亦可喜寄去銀十二兩
稍助工費垣墻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
者酌量爲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疾劇上疏請告略曰臣以憂病跧伏田野六年有餘蒙
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
稽首闕廷一覲天顏以申其感激之誠既
困疾病復畏譏讒未敢一出門庭君臣大
義天高地厚之恩每一念及則哽咽涕下
不知其所以爲心邇者誤蒙　陛下過
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
任病不任勞輒具疏辭謝又蒙　恩旨
慰諭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即日矢死
就道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
由熟思其所以經理斡旋之計乃甚有牴
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既已顛覆破漏如將
傾之屋半溺之舟莫之所措惟恐付託不
效以孤　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薦
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
不自意入境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
戮一卒而兩府頑民帖然來服千里之內

去荆棘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强大賊
巢素爲賊西衆賊之淵藪根抵屢嘗征討
而不克者亦就未保歸兵之便用思田新
附報效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
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方隅
寧靖是皆　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
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
而信不怒而威陰佑默相以克有此固非
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爲能
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爲庶得藉此以免於
覆敗之戮不爲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
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
是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福踰其分所謂
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災者也
臣自往年不乏之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
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
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驕
亢力疾從事峻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
已輿至南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
命于韶雄之間去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
也受　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虀骨以
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
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
臣之所大不得已也疏入不報○與廷仁
書曰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
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
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
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舵得
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
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　旨
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
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
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躭誤日月
縱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
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德洪汝中輩
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南安是月廿五日喻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猶起坐咳喘不已徐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否先生曰病勢危亟未死者元氣耳侍者垂泣以家事嗣子問先生嘆曰何須及此少頃曰惟未得與諸友了學問一事爲可恨耳時時作越聲訝吉安何無一人至者廿八日晚泊問何地旁對曰青龍鋪明日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遺言微笑曰此心光明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蓋二十九日丁卯辰時也南贛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迎於南埜驛積就中堂沐浴衾斂如禮先是離廣布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以隨思聰敦匠設裀褥襈褥襲甚厚明日爲十二月朔安成門人劉邦采適至遂治殮又明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奠入棺初四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震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鋐迎奠于道上民沿途擁哭如南康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官吏師生父老子弟日有奠憑哭如頟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是月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至弋陽德洪與王畿已西渡錢塘將入京赴殿試聞先生歸遂返迎聞訃嚴灘正月三日成喪于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于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人欒惠王洪李典范引年柴鳳至

二月庚午喪至越四日子弟門人奉柩中堂遂飭喪紀婦人哭門內孝

子正憲携弟正億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黄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特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之爲不軌謀非一日内而内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内應外而鎮守如王憲劉晟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蹤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橫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桑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搆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能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成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寔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民其

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潔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孟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萼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萼是也況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哭聲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叫號而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且末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關繫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萼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寃亦猶萼之負屈伏望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萼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萼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聽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橫溪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衛葬者千餘人麻

衣衰屨扶柩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橫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水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溪上曰吾欲還之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水泛忽從南岸行明堂周濶數百丈遂定穴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陽明先生年譜下卷

陽明王公年譜跋

陽明王公功在虞廷虞之人既已家祀而戶祝矣又梓其文以傳惟年譜未之有也往緒山錢公述其歲月大略圖其像於石刻之吉州然其文未備學士大夫有餘憾焉今念菴羅公始彙爲書提綱分日列爲三卷而年譜始完羅公居石蓮洞二十年於茲矣學益深而道益盛是書成亦竭終歲之力云穩生也晚不獲從王公游盍之上下議論以聞道德

性命之奥曩因瘴疾接方外之士講鍊心習
靜之術始知王公初年學佛老而悟聖道其
言非欺我也及備員江右藩臬竊聞王公剿
賊往事機宜神妙非書生所窺辛酉拜
命虔臺謁王公於祠下爲之徘徊興起不忍去
時當多事盜賊縱横於閩廣江湘之間道路
爲梗其勢岌岌穩鄙陋弗稱任使安得復起
王公以聞經略之妙弘濟一時之艱危獨念
身既受事不敢復以得失利害横怵胷臆直

欲滅此而後朝食賴
天子明聖神武不測當事大臣虛心採納無中
格之患以是張皇六師且撫且剿致有今日
成功穩不敢自謂追美王公以希前人之休
烈而羅公謂王公用兵後此再見者其說果
爾穩雖不肖位次王公之後又有大賢如羅
公者之言以傳韓愈所謂有餘榮焉非耶譜
成羅公以書來屬穩梓之以有留都
新命一不及親董其事轉屬邵佐毛君汝麒終之

壬子亦吾浙之賢者也嘉靖癸亥九月二日吳

興陸穩跋

陸明先生年譜終

北京圖書館藏